

涇獻詩存

涇獻文存外編卷三目錄

傳類 十五

范曄第五倫傳

第五種傳

溫純御史胡公傳

來復梁本初傳

薛瑄通政馮君傳

焦紘李敏肅公傳

陳繼儒王有道傳

韓詩趙孝廉傳

王鴻緒魏學曾傳

張問達傳

雒于仁傳

吳南屏徐太常傳

賀復齋王遜功傳

牛孺人傳

節孝高孺人傳

外編卷三目錄終

涇獻文存外編卷三

傳類

范曄第五倫傳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疆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於裒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裒坐事左轉高堂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於裒薦之於京兆尹閭興興卽

召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
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嘗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
說將尙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
廉補淮揚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
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
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癆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
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彝長未到官追拜會稽
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藟養馬妻執炊爨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賣與民
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
牛肉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

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纔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顯拔鄉佐立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吏民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賅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

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威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嘗刻著五臟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

下下全厚家裁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書奏並不省用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

後代因之遂成風化今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尙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驚怯位尊爵重

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者今承百王之
敝人尙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
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結交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
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
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
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誠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
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
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
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
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

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衾錢布論曰第五倫峭嚴爲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爲佩蓋由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儉上儉不逼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范曄第五種傳

第五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

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樁勸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以能換爲衛相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執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疆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臧五六十萬種卽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奸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泰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卽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種怒以

待之初種爲衛相以門下椽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什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於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閻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畧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讎拔於囚縛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

馬沉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溫恭毅公御史大夫胡公傳

公諱嘉謨字子忠別號進菴後又號止吾涇陽人故贈右通政朝用子也家世詳馬文莊公所爲通政公志中公貌偉山立髻年補涇陽學弟子員與邑總憲李公同舉嘉靖壬子鄉試又同筆硯李公成丙辰進士公成壬戌進士公初授

童邱令無何丁母憂服闋補南宮無何丁父憂又補南宮鋤强莠善興學勵士
不遺力時蝗不入境以是僅歲餘召授吏部攷功主事歷稽勲驗封攷功文選
員外郎中在攷功會乙亥京察時江陵爲政有爲脩怨蔓及新鄭里人之賢者
其又議通參某又爲人庇公執不可部院大卿多庇其屬又執不可竟秉公從
衆議一時肅然不讓已已已蓋李公爲攷功郎亦秉公執而從衆議時謂數
十年來僅有此兩攷云司選則杜請謁絕賄賂人不敢以私干轉右通政提督
膳黃歷太僕光祿卿操江右僉都御史南給事某江陵客也雖大卿爭附公獨
否爲其噤論列公卽引疾歸給事某又論故操江餘姚張君以贓坐連及公有
旨降調餘姚故劾江陵人以此益多公公自是絕意仕進寄興園樹日與故舊
飲奕者十年許余亦與焉會台諫交薦起貴州左參議轉南太僕少卿公疏辭

不得乃抵滁力修罔政又周孤窮建社倉置義塚爲滁民德無何轉光祿卿南
太常卿時南中名流皆斂衽交公余會承乏南銓數與公共覽牛首燕磯諸勝
而公益聲重兩都矣無何轉大理卿刑部右侍郎會尙書缺署部愼奏當無何
轉戶部左侍郎署太倉太倉弊蠲集公別覈調停尋感疾兩疏乞歸蒙上溫留
復強視事會南都察掌院右都御史缺以公推補命下辭朝行次涿鹿以疾卒
嗚乎公起家三紀家食居半即官中外南北如歷傳舍獨久于郎署稍別利器
然驥足未盡展也蓋生平鎮定學韓忠獻忠直學王端毅林居好殖蓮與竹題
以清香澈底直節到頭又戒囑託貨殖殺生參禪悟元自謂有得誨其子璉璉
寧拙毋巧寧鈍毋銳而璉狀又云公孝友以公車業造士捐金賑飢施棺贖族
人于配白鄆縣某冤獄則爲政于里者其久賁園林則以質直狷介侮時故在

郎署銓叙獨推轂賢者雖同舍郎亦冰炭故一歸而根卻者衆歸既久日恢恢大也人始知公大受器且柄用而公已矣當公拜南台命時李公方總北台人謂南北風紀非兩公不可然故布衣交也又俱從吏部郎通政起異之忽公有涿鹿之厄而無何李公亦解任歸與余爲園林之游每念公欲起公九原不可得蓋余與公居園林而李公在事余與李公居園林而公仙遊寧能已于懷耶公配張氏累封恭人璉舉丙子鄉試方爲東光令

溫子曰余與胡公交在南中尤深且有約云初公學務實雖小道亦殫力既從立而禪而反歸于吾儒之虛以心不着一物窺格物旨夫實而虛虛而實幾矣易六十四卦獨孚以中名非謂其中分之則實合之則虛哉牛首燕磯約共究此學矣余不敢謂公果往也矧對李公如對公